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栾 鹤

王辉耀：开放我的世界和人生

1977年，是王辉耀人生的小舟经历得最为大起大落的一年。这一年，本应读高三年级的他被下放到四川金堂县的一个农村，插秧割麦挑大粪，年少时编织的无数梦想都被深深植入这天府大地，变成了对未来的憧憬和觊觎。

1978年3月，王辉耀踏上了开往春天的列车，走进生机盎然的南国校园——广州外语学院（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78年成为王辉耀命运的分水岭。

时至今日，经历了下放四川农村煤油灯下苦读的夜晚，经历了白云山下大学校园4年的学习生涯，经历了北美求学、从商、从政的10年海外之旅，经历了回国创业20年的从头再来；从天府之国到南粤大地、东方之珠，从背负行囊漂洋过海的海外学子到成为迷人的查尔斯河畔哈佛学府的访问学者，王辉耀一直在精心打造自己的“梦”：走出天府之国，走向海阔天空，开放自己的世界和人生。



挑战骨子里的“不安分”

记者：是什么促使您当初放弃前景看好的仕途，去选择一条前途未卜的道路？

王辉耀：1984年，我辞去国家经贸部的工作，赴加拿大求学。那时的我正值青年时代，学习求知一直是我的人生信仰和精神动力。我是中国历经10年磨难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我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飞跃，但是我不能停下脚步。我希望走出国门继续求学，挑战自己骨子里的那点儿“不安分”。

记者：初出国门，一定会有一些文化上的震撼。游历多国后，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王辉耀：1984年，我背着行囊，漂洋过海，赴加拿大攻读MBA，成为第一批赴加拿大读MBA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后又在世界排名前列的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商学院攻读国际工商管理博士研究生，成为该院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博士研究生；后又去了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进修企业高级领导人研究。

1988年，经过激烈的角逐，我进入加拿大最大的项目管理咨询公司SNC-兰万灵公司，在一年内晋升为跨国公司国际市场董事经理，是该公司的第一位华人高级主管，开创了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型国际跨国项目管理公司担当高级职业经理人的先河。

1990年，我有了跨国公司的管理经验，开始了人生的再次飞跃。在数百人的竞争中，我成功竞选为加拿大魁北克政府官员，被派往香港担任首席经济商务代表，负责香港及中国地区事务，成为有史以来加拿大第一位出生于中国大陆的省政府高级代表。

如果说在海外近10年时间，前一时期给了我学业上的经历和积累的话，那么后一时期则给了我在海外企业和政府工作的资本和经验。从初出国门的一个游子和学子，到成为加拿大魁北克驻香港的高级商务代表，我深感海外的学习成长经历是我人生宝贵的财富。

做时代的弄潮儿

记者：回国的缘起是什么？当时回国想实现怎样的抱负，现在如何评价？

王辉耀：可以说，我的人生三次转折与邓小平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的三次事关中国道路前进方向的重大决策我都赶上了。邓小平的恢复高考政策让我从农村下放知青成为大学生，他的出国留学政策让我成长为海外留学生、企业高管和国外政府的官员。1992年，他老人家发表南巡讲话，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轮浪潮。

邓小平当时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想国内的发展“步子更快一些”，离不开科技教育，离不开科技人才，离不开具有海外视野的事关国家发展的公共政策。因此，我于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第二年辞去加拿大的外交官职务，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我开办了3家公司，成功参与世界最大的项目三峡工程国际融资和项目管理工作。后来，我对创办社团和智库研究感兴趣，也经常飞赴世界各地，做学术访问和交流。

我回国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吸引和凝聚更多的海外学子回国创业，报效国家；二是以自身10年的海外学习和成长经历，为国家的公共制度创新和公共政策创新及人才强国战略建言献策。回首回国20年来的人生，我不后悔，我认为自身的价值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上得到了很好发挥和体现。

记者：现在，“职业生涯规划”是一个很热的词。以您的经历来讲，包括职业在内的人生轨迹是规划出来的吗？在面对人生的不确定性和选择时，您做决策的出发点是什么？

王辉耀：每个人的人生都不是单纯地规划出来的，至少我自身的经历是这样的。我的看法是，一个人的成长环境是与这个国家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息息相关的，只有实现国家的制度完善和政策创新，我们每个人的正能量才能得到很好的释放。

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需要选择的时候，都需要慎重决策，需要开阔视野，借鉴走在我们前面的国家和个人的经验。

记者：您的头衔很多，媒体也把你称为“社会企业家”、“儒商”等等，那些都是他人的定义，您会用哪几个词来评价自己？未来的王辉耀又是怎样的呢？

王辉耀：我过去做过企业家，现在我希望做一个社会企业家，做一个学者，但是我也有我的工厂，一个“梦工厂”，一个造“梦”的思想工厂。“中国梦”在我看来就是实现人尽其才的梦想，这样，中国复兴梦才有更大的支撑。

2009年，我在我的《人才战争》一书中，曾经以中国需要打造一个“中国梦”作为这本书的结尾。2012年6月30日，我创办的智库——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参与主办“中国梦”回顾与展望论坛——纪念77、78级毕业30周年，邀请了77、78级同年学人精英集聚一堂回顾往昔岁月，组织留学人员畅谈“中国梦”，展望未来发展。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会长韩启德也在大会上畅谈了他对“中国梦”的感悟。“中国梦”可以说是中国留学人员的共同心声。

未来，我将与同样拥有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一批又一批海外学子，为实现一个又一个“中国梦”而矢志不渝、永不停歇。

张静：泰然前行

转，她要实现自己的价值，他希望她快乐。

中国泰国商会现已成为泰国华商投资中国的重要平台，会员中不乏华裔商业精英。张静说，泰国华人在泰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上至总理，下至知名企业家，均不乏华人背景。1932年以来的泰国34届总理中，约有一半有华人血统。近十几年来的差瓦立、他信、沙马、阿披实、英拉等几任总理均有华裔血统。泰籍华人由衷地希望泰中两国永世友好，共同繁荣。

中国泰国商会在不断壮大，近两年还牵头组织了在京的15国外国商会的联谊活动，打破国界共享商机。张静的工作日程表也更加紧凑，赶场一样地出差。家庭与事业是天平的两端，而她自己中间的支点，张静开玩笑说：“那么多事情等着你，没有生病的权利。”

张静简单平和，身上没有诸事缠身的烟火气，还像大学毕业时那样留着齐肩直发。最近热映的电影《致青春》，让全民陷入了怀念青葱岁月的情绪之中。张静没有时间去影院看，就在网上找来了电影脚本。

张静在北京双子座大厦的咖啡吧中，微笑地回忆起大学时代端着饭缸在食堂排队打饭，没事骑着自行车在校园中闲逛，跟室友凑份子到校外小饭馆打牙祭……时光流转，幸福依旧。张静说，自己一路走来，不管是在外企工作，自己创业，还是为商会工作，都没有遗憾。没有过多的欲望，也就没有攥紧拳头拼杀的戾气。用心做好当下的事情，下一步路自然铺就，如同万物生长，顺其自然。

已上高一的大女儿去意大利做一周的交换生，在巴黎转机，看到精致的马卡隆，那是母女三人都大爱的甜点。她发短信给妈妈说，回北京还会在巴黎转机，到时候要买些新鲜的马卡隆给妈妈和妹妹尝尝。

张静说，她的大女儿已经下载了制作马卡隆的配方，计划着暑假回到曼谷的家中进行实践。记者没有追着张静问：“你幸福吗？”这一刻，她的内心一定幸福满溢。每个中国人都能感受到幸福，这不就是‘中国梦’最好的诠释吗？

编者的话：他们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他们有昂扬的面庞、奋发的精神，他们有顽强的意志、执着的追求，他们有淳朴的情感、聪慧的智慧——他们，是中国梦的践行者。

王辉耀、张静、刘科……他们谦虚地说自己是“小人物”，但他们每天想的都是“做大事”。这些事，关乎时代，关乎梦想，关乎成功。在此，聆听他们的故事，感悟我们的人生。

刘科：蓝天碧水中国梦

“CTO（首席技术官）就是你了！”2009年，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NICE)首任所长卡洛斯·卡布雷拉在面试了刘科45分钟之后，当即拍板。

卡洛斯是美国著名的UOP公司前任CEO，以选人严苛而著称。这位国际能源界泰斗却对刘科“一见钟情”，任命他为NICE的副所长兼CTO。

刘科1990年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攻读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先后任职于埃克森-美孚、联合技术公司和通用电气(GE)，20年间横跨了能源的3个领域：石油炼制、氢能及燃料电池、煤转化及IGCC。

回国前，刘科任GE全球研发中心煤气化平台负责人和首席科学家，他也是“千人计划”所引进的海外战略科学家之一，任“千人计划”化学化工专委会主任。

中国有着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特点，也面临着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严峻现实。国家和神华集团对NICE寄予厚望，希望将其打造成“能源界的贝尔实验室”。刘科作为首席科学家承担着“煤分级炼制生产清洁燃料关键技术研究”等国家“863”重大科研项目，项目总金额过亿元。

2013年一季度，一条褐色的巨大污染带横贯中国，北京成为新“雾都”。严重的空气污染使一些外籍人士“逃离”北京，刘科选择了坚守。

“Daddy, are you crazy?!”在南加州棕榈海岸明媚阳光下长大的女儿，怎能理解刘科心中那份深沉的士人情怀？那里有近代史屈辱的碎片在国人心底的划痕，有民族危亡之时赤子的守护与担当，还有自第一代留学生容闳开始的“强我中华”之壮志。身在美国20年，刘科从未忘却，只待一声召唤。

在“千人计划”答辩时，刘科的题目是“让中国的天更蓝、水更清，是我后半生的愿望”。当时，评审委员会所有委员为他鼓掌，有的委员破例给他满分。

根据测算，北京60%以上的PM2.5都是“烧”出来的，包括烧油和烧煤。但是，PM2.5的主要来源是燃煤。中国约80%的一次能源是靠煤，新能源虽然正在打开局面，但产业实际上还很弱小，短期内还远远达不到救场的目的。因此，煤炭产业链的高度纵向整合是近期成本最低、效果最明显的节能减排途径。刘科做了一个计算，煤产业链的总体效率提高1%，对中国节能减排的贡献就相当于2009年发展风能和太阳能对节能减排贡献的15倍左右。

“以炼油的理念炼煤”，刘科提倡煤炭分级炼制工艺，让不同品位的能源都各有所为，不同品质的资源都各有所用，促进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效率。

中国相当多的煤炭挥发分较高且常常含水较多，刘科认为：先在200~300摄氏度较低的温度下把煤中的水驱赶出来；接着，再加热到500~600摄氏度热解出油和气，油通过加氢来生产汽、柴油，气则可以作为清洁燃料或者化工原料，剩余的固体产物为半焦，由于在热解的过程中部分硫和汞被转移脱离，因此半焦实为比较清洁的提质煤，是理想的气化原料和发电用煤。目前，原油的价格是原煤的10倍左右，如果把目前脱硫、脱硝、脱汞的成本算进去，提质煤价格应是原煤的2倍至4倍左右。气体是制氢、LNG或者化肥的原料，所以通过分解炼制工艺可以实现能源利用、资源利用以及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不久前，刘科接到了神华集团授予他的“神华研究院副院长”的聘书，有人恭贺——这可是一个相当于副局级的位置啊。

刘科对此淡然一笑。

论名，他早已蜚声海外，他是世界煤炭研发的权威机构国际匹兹堡煤炭大会会议组织董事、著名的原加州理工学院能源中心董事、国际能源界颇有影响的《能源和燃料(Energy & Fuels)》杂志的副主编、拥有发明专利及申请65项，获2006年度全美绿宝石特别科学奖……论利，他放弃了GE的高薪和南加州优渥的生活。他不在乎虚名，他要的只是一个真正可以做事的平台。神华集团给了他这样一个地方，跟一群同样心存热血理想的人一起奋斗，他心存感激。

“Passion”是刘科常提到的一个词。他的热情和敬业精神吸引和影响着周围的人。不能让雾霾窒息了“中国梦”。他和他所领导的充满激情与理想的团队正在朝碧水蓝天的目标努力。

